

我的老师顾随先生

叶嘉莹◎著




河北大学出版社
HEBEI UNIVERSITY PRESS

我的老师顾随先生

叶嘉莹◎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的老师顾随先生 / 叶嘉莹著. — 保定: 河北大学出版社, 2017.5

ISBN 978-7-5666-1163-5

I. ①我… II. ①叶… III. ①顾随 (1897-1960) — 纪念文集 IV. ①K825.6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65590号

我的老师顾随先生 WO DE LAOSHI GUSUI XIANSHENG

叶嘉莹 著

出版人 耿金龙

选题策划 何 东

顾 问 张 静

责任编辑 何 东 赵彩霞

特约编辑 赵林涛

责任印制 靳云飞

装帧设计 傅新 BOOK DESIGN

出版发行 河北大学出版社

(保定市莲池区七一东路2666号 071000 www.hbdxcbs.com)

印 制 石家庄名伦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7年5月第1版

印 次 2017年5月第1次

开 本 889mm × 1194mm 1/32

字 数 120千字

印 张 6.75

印 数 0 001—2 000册

书 号 ISBN 978-7-5666-1163-5

定 价 45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 录

第一章 求学时代

我之从先生受业 / 5

老师对我的期望 / 23

附录1：题季师手写诗稿册子 / 29

附录2：贺新郎·夜读姜季师《稼轩词说》感赋 / 30

附录3：顾姜季先生五旬晋一寿辰祝寿筹备会通启 / 31

第二章 感念师恩

一封我老师的信 / 35

冥冥之中的一种巧合 / 45

附录1：致顾随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纪念会的信 / 54

附录2：致顾随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传真函 / 57

第三章 薪火相传

先生平生最大之成就 / 62

我的老师顾随先生

2

传法如同传灯 / 71

附录：在“叶氏驼庵奖学金”首届颁奖大会上的讲话 / 82

第四章 解读赏析

先生词作中之思想性和艺术性 / 91

先生作词赏析举隅 / 107

先生前后二期诗作之简介 / 119

先生剧作中之象喻意味 / 124

《苦水作剧》在中国戏曲史上空前绝后的成就 / 147

附：西方文论与中国词学 叶嘉莹 / 177

跋：跨越时空的师生情意 顾之京 / 200

第一章 求学时代



学生时代的叶嘉莹

我一生从事于古典诗词之研读与教学的工作，如果说我在这方面也还稍有成绩的话，那我最该感激的有两位长辈，一位是在我幼年时教我诵读唐诗的我的伯父狷卿公，另一位就是在我进入大学后，担任我们诗词曲诸科之讲授的我的老师顾羨季先生。伯父的引领，培养了我对诗词读诵与写作的能力和兴趣；羨季先生的讲授，则开拓和提高了我对诗词之评赏与分析的眼光和境界。先生对诗词的感受之锐，体会之深，其灵思睿智，就我平生阅读交往之所接触者而言，实更无一人可相伦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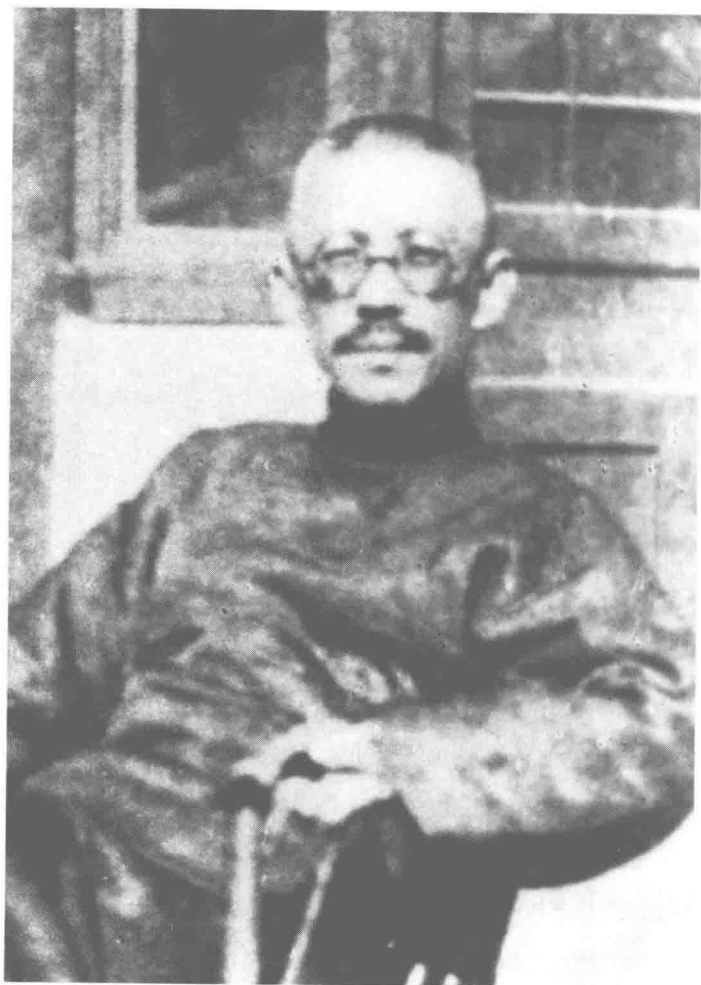


顾随，20世纪30年代前期摄于北平

我之从先生受业

我之从先生受业，盖开始于1942年之秋季，当时甫升入辅大中文系二年级，先生来担任唐宋诗一课之教学。先生对于诗歌具有极敏锐之感受与极深刻之理解，更加之先生又兼有中国古典与西方文学两方面之学识及修养，所以先生之讲课往往旁征博引兴会淋漓，触绪发挥皆具妙义，可以予听者极深之感受与启迪。我自己虽自幼即在家中诵读古典诗歌，然而却从来未曾聆听过像先生这样生动而深入的讲解，因此自上过先生之课以后，恍如一只被困在暗室之内的飞蝇，蓦见门窗之开启，始脱然得睹明朗之天光，辨万物之形态。于是自此以后，凡先生所开授之课程，我都无不选修，甚至在毕业以后，我已经在中学任教之时，仍经常赶往辅大及中国大学旁听先生之课程。如此直至1948年春我离北平南下结婚时为止，在此一段期间内，我从先生所获得的启发、勉励和教导是述说不尽的。

一般说来，先生对我之习作改动的地方并不多，但即使只是一二字的更易，却往往可以给我极大的启发。先生对遣词用字的感受之敏锐、辨析之精微，可以说对学习写作任何体式之文的学人，都有极大的助益。因此我现在乃想不避我当年习作的幼稚浅薄之讥，略举一二例证，以做说明。



顾随，1941年初冬摄于碾儿胡同寓所

第一首题为《小紫菊》，原诗写的是：

阶前瘦影映柴扉，过尽征鸿晚露稀。
淡点秋妆无那恨，斜阳闲看蝶双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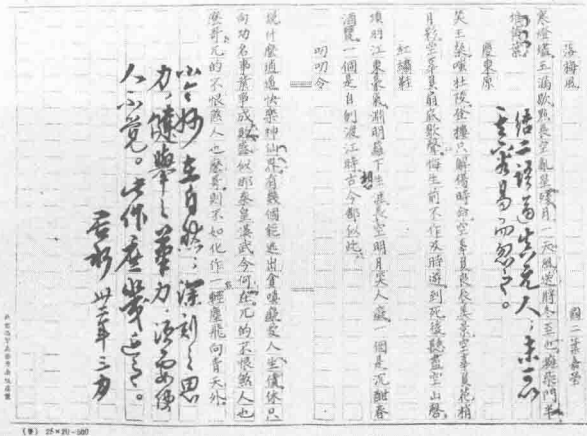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首题为《闻蟋蟀》，原诗是：

月满西楼霜满天，故都摇落绝堪怜。
烦君此日频相警，一片商声上四弦。

第三首题为《秋蝶》，原诗是：

几度惊飞欲起难，晚风翻怯舞衣单。
三秋一觉庄生梦，满地新霜月色寒。

第一首诗，先生为我改了两个字，那就是把第二句的“晚露稀”，改成了“露渐稀”，把第三句的“淡点秋妆”，改成了“淡淡秋妆”；第二首诗，先生为我改了一个字，那就是把末一句的“上四弦”，改成了“入四弦”；第三首诗，先生也为我改了一个字，那就是把末一句的“月色寒”改成了“月乍寒”。关于后两首的改动，先生都曾写有旁批或眉批加以说明。第二首的末句旁有评语说“‘商声上’三字双声，似不上口，‘上’字不如改作‘入’字为



顾随批改叶嘉莹习作

佳”。第三首末句的上端则写有眉批说“‘色’字稍哑，‘乍’字似较响也”。关于第一首诗所改动的两个字，先生则未加说明。以我个人的推测，我想先生之把“晚露稀”改成了“露渐稀”，可能一则因为一般人说到“露”总是说“朝露”，而我竟用了“晚露”的字样，未免显得不妥；其二则“露渐稀”中所用的“渐”字可以予人一种时间之推移消逝的感觉，与前面的“过尽征鸿”一句中的“过尽”二字所表现的时间消逝之感正可以互相呼应而使此种感受更为加强，这大概是先生将此句之“晚露稀”改成为“露渐稀”的主要缘故，至于“淡点秋妆”之改为“淡淡秋妆”，则可能是因为后者显得更为轻灵自然的缘故。



1943年与顾随（前坐者）及部分同学在顾宅合影，后排右二为叶嘉莹

除去先生对我的习作之批改曾经给予我极大的启发以外，我当时习作的风格，也曾受有先生之影响。记得先生有一次在课堂上曾举引雪莱（Shelley）之《西风颂》（*Ode to the West Wind*）中的“假如冬天来了，春天还会远吗”（If winter comes, can spring be far behind）的诗意，以中文写了“耐他风雪耐他寒，纵寒已是春寒了”两句词。于是我就用这两句凑成了一阕《踏莎行》，并且写了一行“小序”，说“用羨季师句，试勉学其作风，苦未能似”，我写的词如下：

烛短宵长，月明人悄。梦回何事萦怀抱。撇开烦恼即欢娱，世人偏道欢娱少。软语叮咛，阶前细草。落梅花信今年早。耐他风雪耐他寒，纵寒已是春寒了。

先生担任我们的“唐宋诗”课程时，既正值北平为日军所占领之时，我想先生之所以在讲课时拈举出雪莱的诗句，并将之改写为中文词句，其中自也暗含有与同学们互相慰勉之意，则我在《踏莎行》中之所敷演者，与先生之原意，或者也还不甚相远；再则先生早年为词，颇喜用富于思致的诗句，我的这首小词既有意模仿先生的作风，所以就也写了些颇用思致的语句。先生阅后，曾给我写了一句评语，说“此阕大似《味辛词》”。“味辛”就是先生早年的一册词集。

除去我受先生之影响和模仿其风格以外，先生有时也与我互

相唱和。记得是1944年的秋天，我曾先后写了六首七言律诗。第一首诗的题目是《摇落》，原诗是：

高柳鸣蝉怨未休，倏惊摇落动新愁。
云凝墨色仍将雨，树有商声已是秋。
三径草荒元亮宅，十年身寄仲宣楼。
征鸿岁岁无消息，肠断江河日夜流。

写了这首诗以后不久，我又写了题为《晚秋杂诗》的一组五首七律，原诗是：

鸿雁来时露已寒，长林摇落叶声干。
事非可忤佛休佞，人到工愁酒不欢。
好梦尽随流水去，新诗唯与故人看。
平生多少相思意，谱入秋弦只浪弹。

西风又入碧梧枝，如此生涯久不支。
情绪已同秋索寞，锦书常与雁参差。
心花开落谁能见，诗句吟成自费辞。
睡起中宵牵绣幌，一庭霜月柳如丝。

深秋落叶满荒城，四野萧条不可听。